

士雲五主編

人

曾紀澤先生年譜

朱尚文編

臺灣商務印書館行

朱尚文編

曾紀澤先生年譜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復刊人人文庫序

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，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。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。單號每冊八元，雙號十二元，特號二十元。其種數之多，定價之廉，冠於全國。及六十二年秋後，紙張價格奇漲，且不易得，其他工料莫不稱是。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為主，隨成本而增價，殊違本旨，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，暫不重版。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，然已漸趨穩定，籌謀再四，決從五月起，仍予復刊，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，其原出各書，銷數較廣者，仍予重版，以應讀者需求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，雙號十八元，特號三十元，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，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，仍稍虧損在所不惜。

復刊以後，選材益加審慎，範圍亦日廣，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，且後來居上。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。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

，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，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，不難與時並進，遞增至數千種，乃至萬種，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，此則所殷望也。

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，特號因多載名著，爲存其真，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，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。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

例言

一、蔣廷黻先生論及中國近代史上人物研究，如郭嵩燾曾紀澤兩位先生年譜或傳記，最值得後人撰寫。郭嵩燾先生年譜，已由郭廷以先生等編輯成書。編曾紀澤先生年譜時，承陶師希聖之教導與鼓勵，始於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定稿。

二、本譜參考引用資料，以曾惠敏公手寫日記，曾惠敏公遺集，金軺籌筆，湘鄉曾氏文獻爲主，並參考有關專集傳記年譜日記等，俱註明出處。

三、伊犁交涉事件，與俄折衝樽俎，反覆詰難，往復十數萬言，歷十閱月而新約始定，卒毀崇厚舊約，故有關以上事實，力求詳盡。

四、中法越南交涉事件，先生力主中越傳統宗屬關係，謀以軍事控制越南，與李鴻章委曲求和政策，大爲逕庭，終於離開法國。有關上述文字，擇其重要者綴錄之。

五、先生返國後，在海軍衙門，事事受善慶掣肘。容貴繼任，對先生之策劃，多予抑制。加以體弱多病，賁志遽歿。

曾紀澤先生年譜

道光十九年己亥（一八三九） 一歲

先生名紀澤，字劼剛，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，生於湖南湘鄉原籍。是日，文正公啓行北上，祖父竹亭公送之長沙。是年，文正公二十九歲。（曾文正公年譜）

祖籍衡陽，國初有孟公者，始遷湘鄉荷塘都之大界里，傳至元吉公，族姓漸多，資產漸殖，遂爲湘鄉人。曾祖諱玉屏，字星岡，誥封中憲大夫，累封光祿大夫，曾祖妣王氏，誥封恭人，累封一品夫人。祖諱麟書，字竹亭，湘鄉縣學生員，誥封中憲大夫，累封光祿大夫，祖妣江氏，誥封恭人，累封一品夫人。父諱國藩，字滌生，道光十八年進士，官至武英殿大學士，母歐陽氏，封一品夫人。

兄弟二人，長紀澤，廕生，戶部員外郎，襲爵爲侯，先娶雲貴總督賀長齡女，繼娶陝西巡撫劉蓉女。次紀鴻，附貢生，以算學知名。

紀澤初無子，紀鴻子廣銓嗣，後生子廣鑾，女二人，長廣璇適合肥李幼仙，次廣珣適歸安吳

永。（曾文正公神道碑續碑傳集卷五，曾惠敏公墓志銘續碑傳集卷十五）

紀澤薨後，賜祭葬，諡惠敏，子廣鑾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廣銓兵部員外郎。（清史列傳卷五十八曾紀澤傳）

道光二十四年甲辰（一八四四） 六歲

六月十七日，紀澤入家塾，塾師爲長沙馮樹棠。先讀三字經，續讀爾雅，頗肯率教。（家書卷二）

咸豐二年癸丑（一八五三） 十五歲

正月，始由其母舅歐陽柄銓護送回湘，陸行至湖北襄陽，改搭民船，於五月初三日抵長沙，尋歸湘鄉。其時交通阻滯，沿途又多盜警，紀澤母子及弟妹一行八人，旅途勞困，幼弱牽隨，紀澤在舟次幾失足溺於水，幸母舅見而拯之出險。（崇德老人自訂年譜）

咸豐六年丙辰（一八五六） 十八歲

三月二十一日，與元室賀夫人成婚，前雲貴總督賀長齡之女。（家書卷五）

咸豐七年丁巳（一八五七） 十九歲

元室賀夫人來歸後，持家勤儉，操厨紡織，頗能恪遵曾家勤樸家規，於是年六月因難產逝世。（崇德老人自訂年譜）

咸豐九年己未（一八五九） 二十一歲

繼室劉夫人來歸，劉蓉之女，小紀澤二歲。（崇德老人自訂年譜）

同治三年甲子（一八六四） 二十六歲

五月，紀澤奉父命，赴金陵城外營地，省視叔父國荃，囑以事叔父如事父，當極力求得歡心，以慰督軍之勞。（家書卷八）

九月，隨父移居金陵督署後，與幕府文人執經問難。在同輩中，以薛福成，吳汝綸，黎庶昌，容闓等四人爲友好。福成每有新作，請紀澤批評。紀澤評福成之代李伯相重鐫洙濱遺書序云，抉摘晚明科第朋黨之弊，不遺餘力，此文殆有爲而言之。（薛福成庸菴全集外編卷二）吳汝綸對紀澤尤爲讚賞，謂其「學瞻而有文，才高而能博，」（桐城吳先生全書文集卷一送曾襲侯入覲序）黎庶昌與紀澤情誼最篤，爲屬爲友，凡二十五年。（拙尊園叢稿卷四祭曾襲

侯文）紀澤從容閱學習攝影術，對西方知識發生興趣，與容氏啓迪有關。（崇德老人自訂年譜）

同治四年乙丑（一八六五） 二十七歲

代父寫重刻幾何原本序。略曰：「傳曰，物生而後有象，象而後有滋，滋而後數。然則數出於象，觀其象而通其理，然後立法以求其數，則雖未覩前人已成之法，剏而設之，若合符契。至於探蹟索隱，推廣古法之所備，則益遠而無窮。」

又評李善蘭續譯幾何原本。略云：「不言法而言理，括一切有形而概言之曰，點線面體，點線面體者象也。點相引而成線，線相遇而成面，面相疊而成體，而線與線，面與面，體與體，有相形，有相兼，有相似。其數有和有較，有有等，有無等，有有比例，有無比例。洞悉乎點線面體，而御之於加減乘除，譬諸閉門造車，出門而合轍也，奚倣倣然逐物而求之哉，然則九章可廢乎，非也。學者通乎聲音訓詁之端，而後古書之奧衍者可讀也。明乎點線面體之理，而後數之繁難者可通也。九章之法，各適其用，幾何原本則徹乎九章立法之源，而凡九章所未及者無不賅也。致其知於此，而驗其用於彼，其如肆力小學，而收效於群籍者歟。」

（曾惠敏公遺集文集卷一）

同治五年丙寅（一八六六） 二十八歲

隨父宦居金陵督署時，最得文正公所厚望。左宗棠答上海製造局李勉林書云：「劼剛聰明仁孝，與（陳）松生密，而與（聶）仲芳疏，必自有其說，惟弟於此，亦不能釋然於懷者。文正公嘗自笑坦運不佳，於諸壻中少所許可，即栗誠（紀鴻）亦不甚得其歡心。其所許可者，祇劼剛一人，而又頗憂其聰明太露，此必有所見而云然。」（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二十六）

同治七年戊辰（一八六八） 三十歲

十一月初四日，文正公以奉命調補直隸總督北上，時歐陽太夫人患喘欬甚劇，故暫居寧署，紀澤留侍。（崇德老人自訂年譜）

十二月十六日，曾國荃與文正公書云：「省城志局設府學尊經閣，十二月一日開局，吳南屏李次青均允隨筠仙住局，黃子壽亦初三四可到，羅研生則仍住荷花池。吃志局薪水，辦志局之事，弟則不受薪水，亦不任事，但最多到局幾次，聯絡在局之人心，搪塞局外之風浪，以消口舌於未萌而已。大眾盼劼姪（紀澤）早回，斯志書益有可觀，弟却允許明年八月必可到湘。兄其有意勸劼姪來襄此盛舉，以孚衆望乎。」（湘鄉曾氏文獻第八冊第五一九二頁）

同治八年己巳（一八六九）三十一歲

四月二十日，公子紀澤奉歐陽太夫人抵直隸督署。（曾文正公年譜）紀澤到保定後患痢，爲醫生所誤，致成胃病。（崇德老人自訂年譜）

八月，紀澤所作音樂考，約近五千字，於考古及審音二者，均有所得，爲之一慰。（求闕齋日記）

同治九年庚午（一八七〇）三十二歲

入都廕生試

三月二十四日已初拜辭兩大人，入都赴廕生試。四月二十四日，午飯後入京城，是夜宿國史館。二十五日，午正二刻點名考試，試題爲管仲晏子論謨明弼諸策，是日閱卷者爲志和黃倬。二十八日，接軍機函，抄上諭云，本日引見之正二品廕生曾紀澤，着加恩以員外郎，分部行走。五月五日，聞吏部今日掣籤，余得戶部。

八月初五日，接大人（文正公）諭，知兩江總督馬帥（新貽）被刺客戕害，奉旨命大人仍督兩江。

十月二十六日，閱李相（鴻章）呈大人書，知大妹（紀靜）於九月下旬病歿於鄂，傷慘久之。

閏十月二十日，侍大人登操江輪，申正抵金陵下關。次日，料理登陸諸事。未初，侍母親率全眷入城，至鹽巡道署借住。（以上俱曾惠敏公日記）

同治十年辛未（一八七一） 三十三歲

在金陵督署侍父

正月十八日，丑初即起，夫人臨蓐，至寅正得生一子（廣銘），賀者紛紛，至中飯後漸稀。三月初二日，用電匣治母親筋痛。（以上曾惠敏公日記）

春，歐陽太夫人患時疫甚劇，腿腫而小便帶血，經馬格里（清臣）以西藥醫治而痊愈。又爲其子廣銘診醫。（崇德老人年譜）四月十三日，陪馬清臣診視母親，出談良久，吳子登同談。至馬清臣家赴宴，席終，閱看機器甚久歸。

五月十三日，大人（文正公）命作上元江寧兩縣縣學記，繙江南通志一閱。十六日，將所作縣學記謄寫畢。

五月，大人命作曹爽論，遊元武湖詩，憶長沙詩，揚雄論等。

七月二十二日，卯初起，因廣銘兒病勢甚重，竟日未治一事，屢在上房撫抱，屢至書齋陪醫。次日，四更後轉劇，竟日撫抱，一面延請各醫診視，有加無瘳，遂於酉正殤去矣。數月小兒，亦知不宜過悲，而觀其病狀，不禁悵痛。

九月二十九日，出城至砲局，與馬清臣談英國文字，在彼處中飯，飯後復久談。

十月十一日，大人六十一歲大壽，偕栗弟（紀鴻）衣冠叩祝。旋至東壽堂，答諸客行禮，自卯正起至午正始止。未刻，料檢坐位，諸客看戲。申正，陪諸客飲宴。夜二更始散。

十月二十五日，劉毅齋（錦棠）等來，以電氣匣夜鏡八音合等物，示之良久。二十八日，夜飯後，以洋畫及顯微鏡示毅齋。

十一月廿二日，侍大人叩謁祖堂，栗弟以第三子廣銓出嗣於余，告祖拜賀良久。

十二月初十日，二更後，將馬清臣所贈顯微鏡中小物，批釋良久。（以上俱曾惠敏公日記）

同治十一年壬申（一八七二） 三十四歲

文正公薨逝

二月初四日文正公薨逝，崇德老人年譜記其逝世情形云：正月二十三日文正公會客，偶患腳筋上縮，移時而復，入內室時，語仲姊曰：「吾適大限將至，不自意又能復常也。」至二十六日，出門拜客，忽欲語而不能，似將動風抽掣者，稍服藥旋即愈矣，衆以請假暫休爲勸。公曰：「請假後寧尚有銷假時耶。」又詢歐陽太夫人以竹亭公逝世病狀，蓋竹亭公亦以二月初四日逝世也。語竟，公曰：「吾他日當俄然而逝，不至如此也。」至二月初四日，飯後在內室小座，余姊妹剖橙以進，公少嘗之。旋至署西花園中散步，花園甚大，而滿園已走遍，

尙欲登樓，以工程未畢而止。散步久之，忽足前蹶，惠敏在旁請曰：「納履未安耶。」公曰：「吾覺足麻也。」惠敏亟與從行之戈什哈扶掖，漸不能行，卽已抽搐，因呼椅至，掖坐椅中，昇以入花廳，家人環集，不復能語，端坐三刻遂薨。二姊於病疾時禱天割臂，亦無救矣，時二月初四日戌時也。

四月二十日，料理出殯各事，已正撤靈紼柩，午初起攢，午正發引，沿途叩謝諸人跪拜極密，申正到船。二十四日，送行之客，絡繹不絕。午初解纜，隨叔父至船後，亭上眺覽。飯後，約半時許卽至下關，送行坐談之客，至夜始罷。二十九日，舟泊安慶省東門外，祭奠者極多。午飯後，偕叔父至上游操江輪，復至下游登威靖輪。五月初六日，舟泊武昌省城外鮎魚套，答客拜甚久。十七日，舟泊長沙河西水鷺洲，九叔父率四弟六弟到船相向痛哭。二十日，卯初起，飯後料理啓攢之事，已初昇櫬上岸，午初至曾子廟安柩。（曾惠敏公日記）

四月中旬，奉喪歸長沙，蒙特旨入城，以長沙無寓宅，暫居曾子廟。惠敏公旋以銀萬兩，購洪家井之宅，宅爲勞氏故居。（崇德老人年譜）

六月十四日，寅初起，料理發引各事，卯初啓柩，已初抵金盆嶺，傳神主回曾子廟。（曾惠敏公日記）

曾紀澤以家諱，乘坐南京小輪船至長沙，官紳起而大譁，數年不息。（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一）六月二十四日，清理先太傅手澤草稿各件，皆鄉間寄來者。二十七日，清理先太傅詩文稿數

篇，奏稿日記等。

九月十五日，將修楚軍紀事本末一書，勸同鄉諸公助貲也。（以上曾惠敏公日記）

同治十二年癸酉（一八七三） 三十五歲

守制

六月二十一日，始校文正公詩鈔一卷，間日一卷，至七月三十日校畢。

閏六月二十五日，校閱曹鏡初撰先文正公年譜，至二十九日校畢。

七月二十一日，校文正公所作得勝歌平安歌解散歌等篇。（以上曾惠敏公日記）

七月二十八日，看郭筠仙丈所著禮記質疑十餘頁。郭氏著此書，始於咸豐二年，成於同治九年。此書辨正，時有新義。如曲禮篇：「越國而問焉，必告之以其制。」郭氏釋之曰：「越國，承上行役適四方，蓋謂所適之國也。問者，所適之國之人，就而問之，以決其事之當否。然事當而於其國之制，或有乖忤，則亦不能行。故先告以其國之制，使所問之事，不敢與其國之制相背，而後能審所宜以行之。先告之者，以省問答之煩也。其有越國來使者就問，亦同。」（曾惠敏公日記，郭嵩燾先生年譜第四七一頁。）

九月十五日，傍晚，夫人生一男，酉正二刻也。十九日，飯後至上房久坐，因洗濯廣鑾兒，衣冠敬祖，良久乃出。

十月初四日，忽接湘鄉信，知外舅劉霞仙丈，於初一日亥刻仙逝，遂輟遊鄉之議而歸。次日，寫輓聯一副，輓外舅劉公云：「丈人泉石優游，憂國憂民，九原猶有愴傷事。先子雲霄晤語，論文論道，萬古更無離別時。」

十一月十一日，夜飯後，與栗弟（紀鴻）認洋字，並作西洋文字表。

十一月十九日，夜飯後，將昔日所釋英語正音，抹去華字，以驗記憶之功。凡抹去十葉。（以上曾惠敏公日記）在守制期內，紀澤就教於旅湘外籍教士，多瞭解英國語言文字。（曾惠敏公遺集文集卷二英國漢文正使梅輝立碑銘）

同治十三年甲戌（一八七四） 三十六歲

歐陽太夫人逝世

五月初四日，諸親友陸續來，已正行禪服祭禮，（文正公喪服期滿）午正畢。

六月十三日，夜飯後，作詩題張力臣小像七言律四章，末首未定。次日，將昨夜所作詩第四首修改。

七月二十六日，離湘啓程赴京，以承襲一等毅勇侯請覲。

八月十三日，是日戌時，歐陽太夫人病逝，年五十九歲。

八月二十七日，未初到仰化集宿遷縣轄境，行李車申初始到，不能復行，即留宿焉。次日，

卯初起，飯後將行，忽歐陽健飛差人追余，轉回清江，心中便疑家中有變，猶冀吾母親或病劇思兒歸，未必遂有他故也。疾馳回至衆興集登舟，心緒不寧，哀不能禁，家人呈出家報，慘聞先母歐陽太夫人竟於十三日棄養，慟哉。當記澤離家之時，吾母沉疴業已甚劇，因病勢淹纏，而人言腫病不能遽愈，亦不至有意外之虞。又諸友朋言，全家受國家厚恩，急須入謝，余乃倉猝成行。上之冀吾母之病，緩緩輕減，下之猶冀帶病得延數年。孰謂紀澤離家，甫逾半月，遽有此天崩地殞之痛，慟哉。父母之喪，人生所不能免，惟余不侍母疾，遠遊京師，以圖仕宦，此心可誅。從今遂爲名教罪人，苟延生命，亦奚益哉。

九月十三日，申初舟抵長沙，入城至家，吾母已不可復見矣，慟哉。

九月二十一日，改正郭筠仙丈所作曾文正公墓志諱字。次日繕畢。

十一月初三日，巳初二刻登舟，安置先太夫人靈柩，與先父文正公並列。城中文武百官，自中丞以下，咸來祭奠。午初三刻，解纜。次日，卯初二刻起，飯後，料檢登岸諸事，奉遷文正公歐陽太夫人霽樞升輿登山。辰正二刻離船。巳正二刻到山，安柩坎傍。諸客行禮，酬答良久。飯後，偕沈青泉用指南針測準坎中方向，以繆線識之，約一時許乃妥。與劉伯固及諸友議論方向上下之位良久。余夙不信風水家言，故於其中竄竅茫然不解，以葬親不敢不慎，聊從俗一揀擇之。然堪輿家無真實可據之理，是以無一定不易之說。余兄弟既從沈青泉之言，卽當一一以青泉爲主，不可爲築室道傍之見也。山名伏龍山。